



村庄往事

■ 安徽合肥 苏天真

二十世纪末,定像是刚从泥土里早出来的草芽,稚嫩无比,一点点风寒,也无异于感冒。现在看来,这种弱不禁风不过是一生中最早的一朵浪花,对于曹河那片土地的怀念与感喟,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与期待,恰好,他与我又一次相遇了。那个时候,我像一只贪婪的水牛肚子,不断地向大人询问一切自己无法破解的好奇。定,一身白大褂,整天造弄瓶瓶罐罐,针呀刀呀钳子什么的,要么,出门好几天,回来满院子都是各种花草草,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并且,我能感觉到它的潮湿、缓慢,甚至有一点倦怠和色情。更有一种自始至终的斑驳和锈蚀感,让人向往。

其实我对定的把式并无多少兴趣,据说,定是拜邻村名医袁和清悟思践学才成就了他的医术。我感兴趣的是他到底读了多少书,满口的之乎者也;感兴趣的是他开出的处方就能手到病除,妙手回春;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驯服那个清纯靓丽的女孩。我尽情地发挥着自己幼稚的想象,定就如门前的失曹河水一样,看得清却摸不透深浅,像包裹着一层厚厚的死茧。定自幼身体羸弱,哮喘也是年少落下的。谁也看不出来,定其实是个内敛且胆小的人。哮喘姿态妄为在他身上流动、淤塞、强烈的咳嗽,连接的是大口大口的喘气,仿佛一头怪兽,在撕拽着定青涩的身体。

成长像是流水线。我记事时定已是个驼背医者,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是对定最好的全释。他咳嗽时眼睛像两盏凸出的灯泡,喘的粗气如发动机的喷口,整个人似面条在不停地颤抖,如今定已在我的记忆中慢慢淡出,也许只有轻盈的战栗来怀念那些被扯碎了的记忆,居然在时光的隧道里永远丢失。

土坯茅草的脆弱使得“茅屋为秋风所破”,于是,一场稍大的暴雨,必然让“床头屋漏”“雨脚如麻”,淋湿的土墙一块块落在病床上、药柜上、甚至头顶上。空气中

弥漫着湿漉的霉烂味,让本已喘不过气的定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我是刽子手,我杀了这孩子。我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种不可通透的池塘,积水倏然而至,让平静的生活陷入巨大的波澜和痛苦的深渊。孩子为何突然口吐白沫,全身抽搐,看着幼小的生命像落水的甲壳虫一样挣扎,定却无能为力。那一刻,世界在混沌的雨雾里仅容下自己的灵魂在急速喘息,孤独的身体裸露强光下,无助而煎熬。雨后的太阳斜斜地射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街巷随处可见折断和倒伏的树木,被掀掉屋顶的土坯房,坍塌的土屋。寂静的村庄显得那么陌生,根本看不到生活尽头的希望。远去的天边,那种刺目的、惨白的、无法辨明的青空终于在阳光下明亮起来,这毕竟是生命的存在现象,定决不会只是绝望的野草。

退回20世纪八十年代,我住乡下,曾和定有N次交接。一日,头痛脑热找定问诊。我壮着胆走近诊所,那墙,土坯抹平粉白。那顶,稻草将直夯实。一间茅屋,景致别有远古。心想:定是十里八乡的名医,名气大,脾气大,经常板着脸阴森森的脸,一副铁骨傲苍穹的作派。当定那格式化的驼背、哮喘导致支气管收缩和痉挛产生的哮喘音似鸟叫或是哨笛出现在我面前,他笑容可掬,轻身细语,话语中常表达出坚定的意志和仁爱之心。我惊喜,我惭愧,他的语速和行为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我回答定的提问,亦如警察与小偷,我低头,不时用余光一瞥,满眼尽是阳光明媚。我如何回答,才适合当时的心境,也能掩饰我的寡陋?

转年元月,噩耗传来,定已位列前贤。想着他的一些往事,一次又一次在岁月的记忆中穿行,默默追寻老先生沉甸甸的心迹。似乎真是那么回事。村诊所,是定留在村子里的脐带,连着筋脉。那诊所,时时刻刻,角角落落,都是定的气息。我特别记得,那年初,定收了个女学徒,姑娘二十出头,长得端庄大方,农家孩子纯情善良的色彩



和线条都在她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村民们啧啧赞叹,吃矾水长大的还有这等标致的姑娘。人说,女儿的青春如花,美貌如花,命运也如花。高中毕业,算是本地的土秀才。她那喷射着饥火的饕餮目光,让村民们起了疑心,她眨巴水灵灵的大眼睛解释道,我别无他意,是来学习的。刚开始几年,她整个心思都放在学医上,大清早,迷迷糊糊间,就听到她咔嚓咔嚓声,清脆、紧凑、结实,一声连着一声。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轧药材,那股精气神透着清秀、素雅和淡淡的文化味。那些日子姑娘不离师傅左右,出诊时背起药箱,提着师傅的专用水壶走在前面。不论酷暑炎夏,还是三九寒冬,前前后后操持着,从不懈怠。人黑瘦了许多,也显得老了几分。直到自己融入实践中,化作一朵随风绽开的鲜花。此时的定打心眼儿喜欢这姑娘,是前世修来的缘分,情窦初开的他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隐约显现淡淡的忧愁。一年前,村支书拍拍定的肩膀,请你牢记我的嘱托:我把一棵好苗交给你,好好培养,别动歪点子。想娶回家做老婆,我可饶不了你……

牢记归牢记,定并未死心,一年后,他还是加快了追求幸福的步伐。我们在此切莫忌浅薄,更非亵渎,那个聪明的脑袋里,并非只是泛泛的红尘俗念;应该还有划亮圣母玛利亚慈爱的那道闪电。

毋庸置疑,抛开村医这一元素,定只是个最简单、磊落的人,若干年后,在故乡的坊间流传下来的,也许是拙朴和抽象的,变形和夸张的故事,这一点不让人惊讶,它们穿越代际时空。流水长逝,谁的人生不就是一次奢侈的旅行?没有回程。那些石碑上的文字,值得信也。

郑州雨夜

■ 河南郑州 高玥坤

2021年7月20日晚上大约5点,舍友匆匆来电,让我趁着天没黑赶紧回宿舍,天一旦黑了就危险了,宿舍区水位已经及腰部。正好此时教学区管理人员吹哨让所有人离开教学楼,我十分不解,但当时没多想就背起书包,一个人从郑大北核心教学区往宿舍区赶,一路往西,发现水位开始越来越高,本来只是刚刚没脚背,后来没过小腿到达大腿,衣服已经完全打湿。

有一棵大碗口粗的树横在路上,平日要走的小木桥已经断裂,走上去摇摇晃晃,我开始感到惊恐。平日里5分钟就可以到的寝室越来越难走,距离竟然如此之远,水实在是太深,我也不知道水底是什么情况,只能根据自行车停放的位置推测此处有个台阶,但是不幸的是没踩实,拖鞋直接被冲走,水旋之急,我已经触手难及,绝望感涌上心头,书包也已经完全打湿,这时再往前走撞上了一个铁栏杆,水温也比较凉,撞的比较重,我实在是不敢往前走了。

心里也十分着急,一楼没人住的,我想自己在水里没事,电脑手机不能进水,就看着阳台有一个小盆,赶紧把电脑掏出放上去,但是盆受不了那么重,雨水迟早也要漫进去。于是在大雨中持续绝望,此时又看到垃圾桶,我就用伞柄去勾垃圾桶,想着虽然小,但是把电脑放上去,无论如何电脑有个挡雨的都好,其实我知道这些办法都不行,感觉自己无助极了,脑中竟开始走马灯式的,回忆起之前人生中喜怒哀乐的时刻,想到父母友人,更是害怕离开。心中一直默念,有谁可以来帮帮我……

忽然阳台门开了,有个女生从楼上听到我在喊同学,她就借了钥匙打开了这个

没人住的宿舍,我当时惊呆了,觉得她仿佛救世主,有人就意味着我能得救了!我赶紧把电脑交给她,我也许可以撑住,电子产品可能快撑不住了,后又把我书包从栏杆穿过递给她,松了一口气。

通过这次事件,总结出了面对灾情的措施,首先,就是不能主次颠倒,朋友们知道我的遭遇以后十分关心我,但是也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危机时分,应该把生命放在第一位,不能只顾着财产,如果不是有幸碰到为我开门的同学,有可能会“人财两空”,因此还是要先让自己冷静,保证自己的安全;其次,要学会一定的自救能力,在网络上看了很多自救的措施,我认为较为实用的就是准备几个空矿泉水瓶,旋紧瓶盖时把上衣胸口位置包进去,围成一圈,这样在洪水水位很高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漂起来。自救技巧还有很多,多希望我们可以永远用不到!最后,保持镇静,众志成城,能帮助别人的情况下,一定要互相帮扶,洪水无情,网络上的视频里,郑州市区水流湍急,很多陌生人手挽着手蹚水,不放弃一个人,这就是团结的中华民族,友爱互助,善良无私!

2021年7月20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从未想到危险离自己这么近过,其实我还是会一点游泳的,但是水里情况险恶,井盖也有冲走的,这些技能也不能保证生命安全,如果被冲走了,后果不堪设想,家里人不知道该多伤心,我还没有开始独立工作来报答父母的恩情,想到这里泪水已浸湿眼眶,不敢多想。因此,这段经历称之为“死里逃生”也不为过。一切都是后怕,一切都已好转。

祖母等秋

■ 山东临清 杨金坤

树上的叶子还绿着,地上的草还青着,忙完一天的祖母,便坐在院子里念叨:“秋要来了。”此时,暑热还没有褪去,我用小手抹一把脸上的汗,很不解地问:“天还这么热,秋哪里要来了?”祖母让我闭上眼睛,伸出双手,张开五指,问:“是不是感觉到穿过手指的风,有些凉意?”我似乎感觉到也似乎没有感觉到风的凉意。见我疑惑,祖母说:“秋,正在路上呢。”说完,祖母便拉我坐在她身边的马扎上,让我和她一样,等秋来。

“一边绿油油,一边红通通,左边喜雨,右边怕水。”在等秋来的日子里,祖母曾给我猜过一个字谜。祖母见我猜不出,便在地上捡起一截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秋”字。我问祖母:“你不是不识字吗?”祖母笑笑说:“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认识的一个字。”祖母没上过学堂,不识字,但脑子好使,是家里的活日历,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离下一个节气还有多少天,她都能脱口说出来。

在我的记忆里,祖母特别喜欢秋。酷暑难耐的夏日,祖母总是不急不躁,她说,热到头了,秋便来了。夏日时节,祖母日子的计算不是初伏多少天,中伏过了几天,而是今天离立秋还有几天。我也掰着手指头,跟着祖母一天一天地盼,过一天离立秋的日子便近一天,心里的烦闷便少了些许。

祖母坐在院子里,等秋来。这是一种不焦灼,内心笃定地等。当一片树叶落下,祖母便会告诉我,秋来了。“把春天里刚孵出的小公鸡杀了吧,给孩子们贴贴秋膘。”祖母反复叮嘱母亲。见母亲犹豫,祖母又说:“苦夏,苦了孩子了,看孩子们瘦的像个麻杆似地。”

立秋后,祖母总要领着家里的孩子去赶集,领我们吃集饭,还要扯新布为我们做新衣。每个小孩都扯上一身,祖母趁着秋凉赶制出来,看着我们穿着新衣服,比望着田地里丰收的景象还幸福。为了赶在立秋前攒够扯新布的钱,祖母每天都在地里劳作,果园里的桃子熟透了,祖母装在篮子里挎到集上去卖,回来后一遍一遍数钱,数完放到荷包里,再将荷包藏到墙柜里锁起来。祖母顶着烈日在桃园里拔草,收拾她的果树,有人问她:“热吗?”她笑道:“不热,我干活就是等秋,秋天离我还有‘一望远’,我已经感觉到秋凉了。”祖母的“一望远”就是她目光所及的地方。

祖母的等秋是种心理暗示,心里有了期盼,便能拾起人间所有凉意。而祖母的秋天取决于桃园里的收成,墙柜里的荷包鼓了,她的秋天便到了,我们开心了,祖母的秋天便到了。那些年,祖母的秋天,每年都来得特别早。